



百家笔会

捧碗想事

□ 王太生

天已过晌午，日头明晃晃的，我坐在乡野的一家小餐馆里，手捧一只青花大瓷碗，似有走神，想着曾经做过的，或想要做的几件事。

一件紧要事。人生已过了上半场，现在开始进入下半场，我想再去江南古镇同里，看看老宅子。退思园，显然是适合中年人应该去的地方，从热闹处转身安静，退而思，宁心养神。都想些什么呢？荣誉、金钱、权力、地位，不过都是过眼云烟，只有闹红一舸，那只静泊在水面上的石舸，依旧水声汨汨，胸有流绪。

一件风雅事。寻茶，我愿意到茶的故乡去。这些年，在宜兴的茶坞里买茶，在安吉的竹林边寻找白茶，在武夷山的岩壁上仰望大红袍……又到了红茶的老家，皖南祁门寻访红

茶。中年才识茶滋味，我觉得红茶耐喝，撮一小撮乌润红茶，把它放在平常喝的玻璃茶杯里，深深的茶色，便铺开开来。一般的绿茶，泡上二三杯，茶味和茶汤的颜色就淡了，红茶可以续泡，一截一截剪碎了的茶条，紧缩苗细，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一种茶，不知道是不是对茶叶的一种尊重？一寸一寸地尊重，来自茶农和喝茶人细微爱慕的内心。

一件闲适事。闲步乡野，遇到一群麻鸭。鸭，入诗、入画，让人怜爱的还是汪曾祺老家——高邮湖上生双黄蛋的鸭子。少年时，我有一段时间客居乡间。放鸭时，一只鸭摇着肥臀，溜到东头；一只鸭蹒跚到西头，芦丛中发出“嘎嘎”声，不一会儿，整个苇塘，到处都是“嘎嘎”地合唱。傍晚，

有酒，便聊发少年狂，偶尔嗔痴癫狂一回。无酒，则粗茶淡饭，口中哈着热气，手足砥砺，说着话儿取暖，黄昏灯花结。捧碗想事，或近或远的事，越想，天地越苍茫。

倦鸟归巢，鸭回窝，头鸭伸长脖颈，哼唱着，一路小跑，后面跟着几十只、几百只鸭，从四面八方汇集，众调归一声。我有好多年没有听到这种乡野好声音了，想一个人到乡下去。

一件率性事。聊发少年狂，坐在阳台上赤一回膊。长江下游的天气湿热，人在家里不如光膀子来得舒服。在赤裸裸的时候，无牵无挂，无甚想法，赤膊完全是潺热季节里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魏晋时代，几个文人坐在竹林里赤膊啸歌，其中有个叫嵇康的，还跑到洛阳城的大街上光着膀子打铁，弄出响声叮叮当当。我这个人，半是斯文，半是粗俗；半是文言，半是白话，脱下包装，索性狂野随性一回。

一件天真事。无患子，又名肥珠

子、肥皂果。果皮浆汁含皂素，萃取天地日月之精华，洗却凡夫俗子的市俗气、微醺后的满面油光、手上的铜臭味，让人神清气爽。无患子能治头痒，我的朋友陈老大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这个秘方。这几年，陈老大遇到烦心的事经常挠头，本来有些事，鸡零狗碎，不需要他心烦，他偏要去烦，一烦他就挠头皮，结果越挠越痒。陈老大跑到公园的无患子树下，捡了几颗树上落下的果子，回去煮水洗头。用无患子皂沫丰富的洗发水洗过头，症状明显控制，头皮清爽了许多。我想的事也不少，弄得跟陈老大相同的症状，也想捡几粒无患子回来煮水洗头。

一件纯情事。想拜访的地方有很多，就从一家小旅馆入手。扬州是中国文人的心灵流浪地，离得近，我坐车，打个盹就到了。城里有百年绿杨旅社，郁达夫当年曾经住过。他在《扬州旧梦寄别》中说：“进了城去，果然只见到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开的绿杨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扬州好梦，已经醒了一半了。”文学和人生的小旅馆里，许多人来过，又匆匆走了，什么也没留下，那些风流絮着，随雨打散，落红飘散去，都寻不着了。我到扬州，想站在绿杨旅社楼下，看看诗人

住过的痕迹，顺便看望几个多年未见的朋友。

在烟花三月的古城里，我想拜访这位老友，已多年不见，他还好吗？还住在那幽深的小巷？若干年前，我与他走在那悠悠长长的古巷，并肩而行，谈人生、聊文学，眼神中充满激情和向往。他年长我十岁，是个热心人，常写信约我到古城叙谈。市肆、老宅、旧园、美食、清风、繁花……我沉浸其中，体味着美好，古城真是一个涵养文学情怀的好地方。

一件美妙事。风渐渐凉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要懂得保重、珍重，千万不要把有些东西，太当回事。天凉，想找人喝酒，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才有。一千多年前，在那个水汽和诗意氤氲的唐朝，诗人白居易问朋友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时候，白大爷心生寂寞，想找人喝酒，诗中提到刘十九，当时在外地，乃刘禹锡堂哥刘禹铜老兄，洛阳一富商，与白大爷常有应酬。

有酒，便聊发少年狂，偶尔嗔痴癫狂一回。无酒，则粗茶淡饭，口中哈着热气，手足砥砺，说着话儿取暖，黄昏灯花结。捧碗想事，或近或远的事，越想，天地越苍茫。



天涯诗海

筑坝

(外一首)

■ 韩德洛

尘世里激流的潮水，
日夜在脑海里惊涛拍岸。
我用隐忍一刻不停地筑坝，
让所有沸腾的悲喜，
止于未发。

外表的静如止水，
需要用一万种暗涌拼合。
不远不近的笑容，
未能在别人的心湖里唤醒任何涟漪。
情感的漩涡，
却无数次将自己吞没。

疲倦，在苍白的晚灯下渲染。
半生的浮沉跌宕，
如何在此刻化整为零？
窗台上风干的玫瑰，
依然固守着丰腴被瞬间抽离前的冷艳。
轰轰烈烈地湮灭与安静简单地活着，
到底谁才更为直白真切？
经年的庸庸碌碌，
又如何向心底蜂鸣的呐喊自圆其说？

在这所有纷扰短暂收兵的片刻，
我扒开情绪上修筑的大坝。
那些漂浮或沉积的柔软与坚硬，
随着悲伤的河流鱼贯而出，
一次次将我的身心击溃。

浮生起落，
成长里仅有的一次开悟，
就是懂得：
情绪里的三千弱水，
终需自己一瓢一瓢饮尽。

芦苇

季节在日历中，潮起潮落。
四季如磐、倔强流深的静水，
也无法稳住她额头上，
加速褪色的青壮。

冬天的大手，来去都带着凛人的冷厉。
苍白与落寞为伍，在风中摇曳着不屈的隐忍。

一位拾荒的老太，从芦苇丛边经过。
如同一种凉凉轻抚过另一片荒芜。
她们都曾拥有过动人的青春。

此刻却只能在我这几句冷淡的诗里，互生怜悯。

时光浩荡，亘古的悲喜此消彼长。
只有平凡低处的无可奈何，
仿佛从未被谁掀起过。



闲庭信步

小小向日葵

□ 燕 芪



老屋不能再老了，断瓦颓垣，破败不堪。晒谷场上的野菊花生得疯狂，不修边幅，胡乱生长胡乱开花，长得肆意，开得也肆意。

我特意经过那里，摘下一把黄色的小菊花，轻轻别在大门的门环上。门环是简单耐用的圆，两扇老旧的木门紧闭。时间老了，不会有有人从里面拉开门走进来，也不会有人推门走进来。天井锁在里面，杂草丛生，不知道几时掉落的房梁横跨，更显寂寞。曾经热闹非凡的围龙屋，终究是人去楼空。风要是吹，总得吹落几片青瓦，吹破几块泥砖；雨要是下，总得浸湿几件家具，漂白几个晨昏。那天井中央，曾有一口大缸，养着藕花和鱼。

老屋已是危房，即将推倒。空屋和天井将一同消失在时间深处。

天空正下着一场雨，雨水一串一串从屋檐落下来。此时无人在场，只有我和途经我的雨水花四溅。那曾经住在老屋里的人呢？他们都去了哪里呢？他们是老了吗？还是也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

阿妈曾在天井旁舀了一勺又一勺温水冲洗我慢慢长长的发，说，“等你长大了也是要离开。”同屋的少年听见“噗嗤”一声笑了，“穿着红嫁衣当新娘嫁走啦。”

我恼羞成怒，“多嘴，谁和你说话。”觉得他和他新捕的蝉一样聒噪。

我长大好久了，也离开好久了。我常常梦见那古色古香的围龙屋，梦见天井上方那片蓝得透明的天空，梦见燕子在青瓦上呢喃。却再也遇不到那个蝉鸣的夏天，还

有和蝉鸣一样欢喜的少年。

我已成家，为了一个陌生的姓氏隐藏了做女儿的任性，每天沉浸生活琐碎里鸡飞狗跳。女儿快五岁了，上蹿下跳调皮捣蛋常常摆个孙悟空的造型像个猴儿。我极力地想把她培养成静雅的小淑女，给她穿紫色长裙扎丸子头，再给她一个藤篮送她去花下拾捡花瓣，日子便多了许多诗意。

我有时候真想带她去看看老屋，看看那古老幽暗的天井，里头长着一株开花的树。我心底奢望那是一株桃，花是女儿喜欢的粉，花开一树，花落随风。我的小女孩踏着细腻的步伐，一片一片将花瓣放进篮子里，安静淡然，美好如同虚幻的场景。

诶，你说，花开到几时我们就看



人生小记

放牛往事

□ 陈恩睿

人是环境的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农村，也在农村长大。对于放牛，我从小就显得老练成熟，得心应手。

在村里小学读书时，我就兼顾了家里放牛的活儿。那时，全村多数人家的孩子都要放牛，放牛的氛围很浓厚。

庄稼生长成熟阶段，放牛得需要非常专心，不让牛乱跑，一旦吃了不是自家的庄稼，就得赔偿。等到庄稼收获后，放牛的孩子便欢天喜地了。他们将牛赶到山坡上，任牛儿吃草，然后就玩耍起来，或做土灶烧红薯，或捉迷藏，或采摘野果，或比赛讲故事……不知不觉中，当炊烟升起，天气渐黑，就是回家的时间了。

有一次放牛回村时，看到牛儿身上脏兮兮的沾满了泥巴，便将牛赶到水塘里冲洗。水塘是人工挖掘的，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不识水性的我是骑在牛背上给牛擦洗身子的。洗着洗着，我一时大意，竟然从牛背上滑进了水塘里。记忆中，当时的我恐慌不已，想用双脚踩地，但没有触到，于是只好用双手在水面上扑腾。翻滚了几

次，呛了好几口水，最终在一次翻滚中脚板触及了水塘底，于是站了起来……从那次之后，我似乎悟出了游泳的门道，后来就可以轻松地在水塘里游来游去了。

在庄稼收获后，放牛娃就可以随意放牛了，于是，赌输赢就成了放牛娃喜欢做的事。赌输赢其实就是赌谁输了谁看牛。一群放牛娃会分成两个组比赛，输方要为赢方看牛，直至天晚赢方来领牛回家，赢方在这段时间则可以自由安排。

赌输赢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打棍子：首先设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前面十几米处，立一根高约两三米的棍子作为目标，然后每人用三根短木棍轮流去打那根立起的棍子。一轮下来，哪个组打中的目标多，哪个组就获胜。当然赌输赢还有其他的形式，比如猜谜语、讲故事、赛跑、爬山比赛等等，谁输了自然为赢的一方看管牛儿。

如今，老家的放牛娃已很少看到了，一群孩子赌输赢放牛的场景更是渺无踪影。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铁牛替代了耕牛，农耕文化正在我的老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时光荏苒

一盒流年

□ 李 勇

在老宅翻找旧物，一个铝制饭盒安静地躺在置物阁里，思绪泛泛着记忆的浪潮一波涌着一波……

记忆中，清晨的微光刺穿了厚重的云层，大地上描绘出银色的轮廓。吃过早饭的母亲手执饭铲，在铝饭盒的一端装满米饭压实，另一端盛满咸菜。母亲把饭盒盖紧，细铁丝绕上几圈，束紧，投入网兜中，往父亲的“永久”自行车把上一挂。也有时，母亲窘迫地将切好的窝头和几条萝卜咸菜装入饭盒中，盖紧。父亲披着晨光，带着饭盒，骑着车，奔向学校。

当落日留下长长的影子，院子里“叮当”响声不绝于耳时，就知道父亲下班了。母亲总会迎出来，接过父亲的饭盒，关切地询问父亲是否吃饱，父亲总是满意地点头。其实，母亲知道，饭菜简单，再加上在逼仄的空间里憋闷了一上午，等到饭菜进口时的滋味可想而知。

吃过晚饭，父亲总会细致地将饭盒重新刷洗一遍：倒半饭盒的温水，盖上饭盒后，上下左右用力摇晃，将水倒掉，然后用刷子把每个角落刷净，取来干抹布通体擦净，最后盒身倒扣，盒盖置于上边。

到几时，好吗？

女儿提着小篮子像小兔四处蹦跳，没有逛进老屋，也没有逗留在花下。她飞跑在荒草地里，一会追蝴蝶，一会采花。她的小篮子装了满满黄色的野菊花。叫我用手机扫一下是什么花，我告诉她那是野菊花。她说是向日葵，手机搞错了。劝说了几回，她执拗地说是向日葵。那随她吧，都是极其美好的东西，即使混淆也尽可原谅。

某日下班，地铁口有小姑娘卖花。我看看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搭配几株小菊花，颜色鲜亮温暖，很是治愈。还在我门口我就喊着女儿的小名，告诉她，妈妈买了向日葵送她。她跑来开门，欣喜地和我说：“谢谢妈妈。”像个大小人抱着花束插入花瓶，再倒入清水。我告诉她大朵的才是向日葵，这小小的是菊花。它们是不一样的，记住了吗？

“那它们没事干嘛嘛长那么像呢？”女儿认真看了看，恍然大悟：“哇，我知道了，菊花就是小小向日葵，是向日葵妈妈的宝贝，我是妈妈的宝贝。”她的话让我很动容，我开始相信她是对的，错的是我自己。

那天夜里是有雨的，滴滴答答敲响门窗，虽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清脆，也觉悟静得可人，很适合卧听雨声。我想起老屋和那场只途经我的雨，想起那些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的人。原来，我们都是小小向日葵。

是的，你知道的。向日葵的花语是：“追随幸福”。

莺歌踏浪驿站

(外一章)

□ 吉才惠

莺歌燕舞的日子，
携着轻柔的春风，
来到你的身边。

在“船型屋”前，
黎家“三月三”的歌谣，
从时光深处流淌而来。
伴随着竹竿舞的节奏，
心底的浪花，
也随之翩翩起舞。

这些年，走过的路太多，
匆忙的步履，
渴望心灵的驿站。

不远处，尖峰岭下，
醇厚的山兰酒，
始终是抵挡不住的诱惑。
日出尖峰，一缕清透的阳光，
荡漾心灵。日落盐山，
一粒粗盐的味道，
顿悟人生。

人在旅途，心归何处？
我端起“天空之镜”，
在莺歌海，在最美人间四月天，
听渔舟唱晚，
看莺歌踏浪。

崖州水南村

北傍宁远河，南依山岭。
一条蜿蜒的村道，
串起千年的时光，
珍藏岁月的记忆。
被风吹过的老屋，
古韵愈发悠长。一些不能忘却的故事，
在心底涌动。

崖居水南村的先贤名臣，
犹如日月星辰，
照亮历史的天空。他们播撒的种子，
坚贞不屈，刚正不阿，
已在崖州的沃土上，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村里的盛德堂，
院子里几位长者正在用崖州民歌，
吟唱“盛德”精神。
曲调优美动听，
醉人心扉。一旁的后生，
用心学唱，
有模有样。

我看见了，
延续千年的崖州文化，
宛如从远方归来的宁远河，
源远流长。

换回或薄或厚的毛票，放入饭盒中。

凝视饭盒，人潮涌动：盒身被氧化得有些发乌，划痕处泛着微光的光亮。经年的磕碰，或大或小的凹窝里沉积着岁月的沉淀，或圆或方。承载着一家人生活印痕的铝饭盒，也承载着一家人快乐时光的铝饭盒，已悄然退出生活的舞台，独居一隅。

拂去尘埃，昔日的一段段铝饭盒相伴的温情时光一帧一帧浮现，珍藏心底深处的点点往日，仍然暖意融融。